

清儒學案(二)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二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 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659 千字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2.875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 · 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蘊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夔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櫟“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天津徐世昌

愚山學案

愚山家傳理學根柢深厚出而蒞政廉明慈惠澤加於民特以夙負詩名晚又以詞科進修史者列之文苑傳中德行政事實與睢州當湖相伯仲固一代醇儒也述愚山學

案

施先生閨章

施閨章字尚白號愚山宣城人祖鴻猷明萬厯間以理學顯學者稱中明子父魯叔父譽克紹其業孝友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先生少孤叔父撫以成立嘗從同里沈徵君壽民受學博綜典籍工詩古文辭順治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擢員外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一

耶引經斷獄期於平允出爲按察司僉事山東提學道先生歎曰吾家世擅理學三傳皆困諸生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取士先行而後文崇雅黜浮有冰鑑之譽遷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所轄臨袁吉三郡壤瘠歲饑邑多通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諭之吉水有大戶聚數千人依險自保邑令乘間執之以叛聞先生察其枉盛陳兵衛曉以禍福縱之去令輸租以自贖餘黨亦解散徧厯崇山廣谷間拊循周至四境帖然人呼爲施佛子嘗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等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歎比之元道州之春陵行焉重修景賢白鷺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有兄弟爭產者將具牒請質適開會講習先生講長幼有序句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即

文集

景賢書院記

書院稱景賢者何曰存古也曷言乎存古者吉州舊有景賢堂以祀王文成先生者也地距南郭高阜憑江面山久廢爲榛莽之墟嘗過之太息謂有司盍復諸予講學曰鷺青原間既二年諸君子欲爲別置講堂羣謀僉同選地維舊於是卜築於景賢之遺址以其名歸予予固謝曰君子恥名勝其實未聞無實而弋名者也凡吾之講業於此蓋踵吉州舊事振其緒而弗敢墜焉非抗顏人師也且將爲實乎白鷺青原之席具在將爲名乎則今之才力殫矣曷忍擾吾民爲辭之數四終弗能禁且視昔規制有加予懼然曰噫是重吾過也毋已乃祀文成如其舊而虛其堂爲講學之所是爲景賢書院楚進士羅誥菱樞有志於

見闕牆者亦心動以爲彼尙有同氣或可轉乖爲和也言已泣下忽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辭焚之讓所爭產爲祀田後以裁缺歸里居十年當補官以叔父年老引疾固辭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先生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著作之任考覈同異辨析是非無所回互典試河南稱得士張清恪伯行其一也轉侍讀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六其爲學以體仁爲本姚江盱江之說雖習之而獨宗濂洛文章原本道義意樸氣靜守歐曾矩度尤以詩名據東南詞壇者數十年時稱宣城體著有學餘文集二十八卷學餘詩集五十卷試院冰淵一卷施氏家風述略一卷硯林述遺一卷矩齋雜記二卷蠶齋詩話二卷擬明史稟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參傳湯子遺書西河文集愚山年譜鶴徵錄先正事略愚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一

道者也過螺川移書曰聖自我作景賢之義何居予告以故且謂之曰聖賢道二乎尼父之教人也高下偏全兼蓄曲成未嘗揭揭焉責之以聖而聖人之道以明且子將薄賢乎傳曰賢賢易色見賢思齊而遜謝聖仁爲不敢豈姑舍其最上者乎夫學以學爲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今有人於此稱之以聖人雖強者不敢當斥之以禽獸春兒走卒皆怫然戟手矣然而孟子辨其所異惟幾希蓋危之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然則有志於道者亦還其爲人而已洵爲人則其去堯舜周孔不遠矣夫侈然予聖是自誣也謂予弗克聖是自棄也人皆恥不肖之名而或不免蹈其實是有知而不克致也易不云乎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賢與聖何啻焉吉州旣爲文成政教漸被之邦俎豆未墜風澤未遠而學者又砥礪奮迅不介以乎苟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三

重修復眞書院記

施子曰余觀於吉州而知理學之盛也其最則安成蓋自鄒文莊洎劉三五師泉兩峰諸公受業文成稱高弟子繼又有王塘南先生兩峰之門人也於時講德考業書院相望有曰復古曰復眞曰道東曰識仁皆書院之著者也而所謂復眞者文成嘗手書惜陰說以勛之一邑之中所在有會歲必數舉舉必累日用相砥以勿懈有人其中而戾其教者則人目笑而背指之曰夫夫也而與於講學者邪其人聞之必大慚於是君子有所誘

而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淺者習威儀守繩墨深者略言語而優入於性命田夫孺子市販之徒皆耳習其言目習其事若日用飲食之相循不廢也故其教立而俗以不偷則此數君子力也近年書院多荒圯余間爲修舉故事其在屬邑者弗遑徧也而上南里鄉先生王君吉張君瑛朱君經康君若生輩居近復眞輒聚眾力葺之以董率後學可謂知所先已君子之教人也非三復以申命則入人不深而苟非其人往往數聞而易厭甚有竊其似而離焉者遂爲人口實非教者之過也文成之致良知孔孟之言非王氏私言也不學者或以任情率意爲良知而躬行闕焉則王氏之罪人也豈待羅文莊困知之辯而後知其非哉人有少去其鄉長而迷所歸者告以父母宗族所在無不蹶起思返者豈天之所與棄不反顧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夫亦在乎復之耳於平昔之數君子予不得見矣猶及見後人修復其盛事苟得二三君子爲之必誠必盡也其立教成俗何遠不古若也謹志其歲月而別書其同事之賢者劉諸石庶後來之有繼也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四

先大父中明府君集書後

是編經始乙卯春刻成於丙辰仲秋合之得中明子集十卷蓋先大父允升先生之書也先生少篤孝長志聖學會祁閻陳九龍先生履祥至遂北面焉九龍蓋盱江羅公汝芳之高弟子鄒忠介公元標之畏友也其學隨事指授要歸知性自稱天學生先生從游辯論往復日夜不倦久之渙然以解旣游郡校楊復所先生嘗遇之金陵見其舉子業謂必名天下先生泊然不以經意其師事九龍不啻七十子之於孔子九龍亦倚毗心膺嘗

病甚九龍慨然籲神至捐已算以益之師弟之篤可謂曠世一遇者矣所至講會有錄欲俟中年後編校成書年四十七而歿遺言殘帙委諸篋笥先君子居廬日錄數紙跪而陳之靈几既爲一編乙丙之閒狼藉兵燹今從故舊藏書家網羅考訂故遲之歲餘疑者闕焉其講義不可勝載於乎先君子能跪錄之衰經之中而後人不能保之兵燹之際痛可言哉抑韓氏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猶愈於漸滅都盡也孔子立教以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未嘗數言性道使人學焉而自得性道卒在其中故子貢以夫子性道爲不可得聞子思子作中庸首揭天性而以率修爲學本之不睹不聞極之無聲無臭孟子尤極言性善宋儒祖而述之直指本體自謂得孔孟心傳非不學也學者學此也覺者覺此也其爲物不學而能而非不學所能全故終身由之而不盡者性也蓋自濂洛諸儒授受皆然矣或有致疑盱江之學殆未知道者也

修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觀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惟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代史差爲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於雪怨而索米見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爲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我皇上天授聖聰祖經補傳既修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考人物考諸書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

有不成於後王者遠不具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濂王禕爲之今國家膺圖秉錄三十年餘矣明史廢而不修後將何稽推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日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蓋創始者難爲功因舊者易爲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歷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略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略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於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子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爾

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鄭黑白較如而三案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日門戶甘陵之部分自清流蜀洛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戶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戶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抵牾議論齟齬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藥甘受世譏蓋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成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吹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眞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蓋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歲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

以采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嫻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捃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蓋難之難者也

復湯孔伯書

吾道之衰甚矣處今之世薄聲利而急道德早歲拂名講洙泗濂洛之學如年丈先生當復幾人平居引頸遠望庶幾旦暮遇之及相見又復邂逅別去蓋是時家叔父年正七十游子心動魂夢作惡惴惴恐不相見故兼程過歸及抵里幸無恙始追恨從前之會爲當面錯過也僕不幸少習雕蟲爲名交所累觸緒牽纏動不可了即使留數日亦未必有可就正今復何以應明問而裨高深乎孫徵君先生今代典型得見於榻前懃懇良至又辱其手書贈句比卽爲報章兼函二金爲九十之觴會項君

清儒案卷二十一 愚山

七

兩歲不至遂無從郵寄不知孫先生天尚愍遺否今仍將原書附去倘已歸道山幸致其蒞嗣爲我焚之其墓嗟乎天未喪斯文其或勉留先生百年乎今年偶過錫山尋東林書院謁楊龜山道南祠見高彙旃先生亦扶病一面坐閒輒語及夏峰老人然觀東林講學諸子亦寥寥近有做門人海陽施瑞虹玉者壯年棄舉子業專力理學其爲人惴惴無華而所至學者傾動其後來成就遠近不可知要是尊信謹守一流人此道惟苦歧路亡羊門戶高而闊輿薄往往無成若果鞭心向裏無論大小偏全要得其性之所近猶愈於燒破空鍋也年丈近日所得何如幸不吝指示去歲微變震鄰禍且切膚做郡人皆驚竄弟亦不能安坐今日城野兩難將從何處生活每憶南陽在孔道而諸葛君躬耕高臥草廬此法今日尙可行耶勉旃爲善外此多未

可卜耳

復孫徵君鍾元書

夏仲湯孔伯同年郵到手牘伏審杖履安健忻忭無量至大作中所云九十踰跚叟儼然侍君旁讀之惄然悚愧先生卽容揆後輩何勤懇折節至是然獲見風采聞緒論未敢一日忘也姚江立教有閒涉禪語處其徒從而張之致滋口實然致知良知語本孔孟姚江從萬死一生中體驗得來正大有功苦在學者循聲失實空說本體告在不致其知非良知之罪也姚江之說日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施於下是致知何等知行合一但單提此說便覺一切記誦學問可廢未免偏枯此是朱陸之辨其實尊德性未有不道問學者楊口口曰識得此體不用工夫語亦有病先生稱薛文清明之醇儒王文成明之大儒殊途同歸

清儒案卷二十一 愚山

八

不失尺寸近日談道之儒遂舉陽明而斥之絕以異端且自謂能闢王氏卽爲有功斯道心竊惑之譬有人於此無立錫之地而日訟其鄰人與爭界址角門戶亦徒見其太早計也儒宗一書門徑不隘要歸一揆就中指示精切往往發人深省二三同志之友競相傳寫日苦不及便中再得一二册並賤刻短言見寄誠大惠也家居附郭人事杳允惡動求靜正是動靜未合一處此道要須靜處立根久之卽動是靜乃爲得手今尙未免憧憧祗增纏結耳孔伯於此大具猛力惜草草草散蘇門游記詩附呈記室不腆之私聊當三千里外一觴伏惟爲道自愛

復汪惕若先生書

僕不敏中年學道而無聞者也遠思孔孟之傳仰承祖父之緒弗克負荷中夜不寐拊膺而汗背者數數矣總以世網紛牽未

免支離作輟年向垂暮尙無渙然冰釋處老先生壽我以鴻篇
進我以大道首推聖人作經之意與聖人之所以用心歷數羣
聖心法而歸於中庸庸不離中是爲至一誠則無息是爲合天
大哉言乎非其人誰足以當萬一哉僕蓋學道而無聞者也然
不能自得由不深造之故此事未了縱名敝天壤浪死虛生終
無歸宿從此亦惟努力以畢殘年尺寸或有所得敬奉教於先
生矣至於賤號愚山得之夢中似是前生夙因詳見夢愚軒記
非敢上擬顏子之如愚也先生將掖而進之乎抑好而忘其醜
耶敝郡之會惟姑孰王便朴先生表明性學是月朔日聞姑江
有大會乘扁舟冒雪而往郡中數十人肯從風雪中危坐一日
亦是唐虞三代氣象偶語及二十年前舊寓僧舍都迷門徑王
先生笑曰先生二十年不到太平便不識舊寓止恐我輩墮地

清儒案卷二十一 愚山

九

數十年不尋來路亦不識自家舊宅僕亟歎曰此可爲頂門一
針時坐中慨然各有省聊舉以告先生傳示學者願共勉之
附錄

先生性至孝母馬夫人以不得於其姑吳太夫人緣細故叱歸
其家旋卒時先生纔三歲耳其後先生父述明先生悔之然不
久亦下世迨先生膺鄉薦還謀與叔父祇園先生歸馬夫人主
耐廟顧重傷厥考心將俟吳太夫人命惟恐太夫人不憚可若
何會覃恩贈馬夫人爲安人賀者盈門先生因號哭吳太夫人
前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先生主於其旁食而囑之且
令爲文告於廟乃親挈馬安人主與述明先生主入祠焚黃先
生伏主前長慟不起左右皆哭賀者爲之罷方先生未達時吳
太夫人嬰重疾不受治先生以襦褌失恃賴大母恩育因齋沐

密禱於神願減一紀以延其壽此事人無知者是日太夫人竟
不藥愈後十二年乃終官湖西時叔父祇園先生往視先生跪
迎之遇有不悅必冠服跪終日俟其解乃起先生行詣蓋合循
吏通儒順孫孝子以一身兼之

西河文集 施氏家風述略續編

先生視學山左衡文之外絲粟不苟偶安邱劉相國書來有所
屬先生不應客曰禍福係此何固爲先生曰徇一請失一士吾
寧拌此官不忍獲罪于名教安邱怒徵諸試牘及所屬者之文
閱竟釋然歎曰施公可謂不畏強禦不運貨財君子也巡按御
史知其事兩賢之

施氏家風 述略續編

講學臨江景賢書院問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彼豈甘禽獸
答曰予學未至恁地然推先中明子之意大約順逆二字即存
去之主腦孟子口之于味章謂性爲命即徇欲所謂順而下達

清儒案卷二十一 愚山

十

不謂性命即復禮所謂逆而上達順易逆難君子堅忍精進獨
爲其難所以存之也學者皆謂此論如撥雲見天

同上

先生自庚寅後宦京師山左江右及里居或出游每講學不倦
曰先世不言而躬行至中明子講明性理善與人同予小子未
能繩武徒文藝弋名使當世目之爲詩人殆先世之不才子然
此固祖志也一息尙存不敢稍怠

同上

梅定九曰先生自臨江裁道缺歸臥寄雲樓有終焉之志鴻博
之舉非其意也御試後有謂宜稍講求者先生笑謝之且曰吾
豈惡秩之累所思者官高一級即人品減一等耳

施氏家風述略續編書後

湯潛庵曰先生賦資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摯見利
思避慕義若競常以博愛弘濟爲心會友輔仁爲樂閭閻謬謬
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真誠非由矯僞至矜

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性命樹立壇坫求其側怛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

陽子遺書恩山

全謝山日先生之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

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尙書雖未竟其用然尙

揚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

爲闊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尙

有如李巽巖李文簡公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

先生而齊之也夫

鮑琦亭集恩山年譜序

恩山家學

施先生彥恪

施彥恪字孝虔恩山次子與兄彥澹均能世其所學著有施氏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恩山

上

家風述略續編

梅文鼎跋

施先生念曾

施念曾字得仍號葉齋恩山曾孫雍正己酉拔貢生歷官廣東

興寧浙江德清等縣知縣擢河南禹州知州未之任以事爲前

縣尉所誣解官聽勘獄白遠卒學有宗傳克承家法令新會時

嘗葺白沙先生祠調任餘姚爲黃忠端公置祭田所至聚書雖

在官衙不廢稽古恩山未刻諸書悉爲付梓並纂輯恩山年譜

四卷

參鮑琦亭集墓誌銘

恩山弟子

施先生璜

別見二高學案

袁先生繼梓

袁繼梓字勝之宜春人康熙甲辰進士以知縣歸班候選恩山

官湖西道時講學吉州青原白鷺之間耆俊環集先生與吉水龍臚先安福王枚臣南昌熊漁濱黃州王九山諸人皆釋褐而未仕者次第至相與講誦累日夕不倦觀聽者千餘人先生歸請於袁州郡守重葺昌黎書院並修講會從事惟謹又承其先志建秀江石梁籍本邑義倉凡利賴於其鄉者區算無遺策恩山先生嘗與論服官之道先生瞿然對曰使服官得罪百姓如今日侍臬比何家居六七年赴部謁選康熙十年卒於京邸年五十二

參學餘文集墓誌銘

恩山交游

陳先生宏緒

陳宏緒字士業號石莊新建人明兵部尙書道亨子以諸生承廕當得仕京朝不就與同郡萬時華等十餘人游皆當時知名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恩山

三

士復進而折衷於道德其學益醇崇禎中以巡撫劉宗祥薦授

直隸晉州知州時畿輔被兵守禦無備百計修繕寇至環攻七

晝夜不下乃解去尋因事被劾緹騎逮問士民詣闕下頌其保

城功始得釋謫浙江湖州府經歷歷權長興孝豐兩縣事有惠

政嘗獻勦撫流寇策調知舒城縣復坐事罷歸順治中屢薦不

起廬墓西山輯南宋遺民錄以見志後移居章江坐臥一樓作

江城懷古詩六十首讀者隕涕工古文與同邑徐世溥齊名爲

文閥達浩衍出入歐曾修南昌郡志成書五十卷好聚書鈔藏

甚富王阮亭見其所作西陽山房藏書記四卷續記二卷歎曰

名下固無虛士也康熙十二年卒年六十九恩山誌其墓著有

周易備考四卷詩經解義八卷江城名蹟錄二卷寒夜錄四卷

士業全集十六卷及尙書廣義荷鋤雜志晤齋詩等書

參恩山撰墓誌

銘及文集序

王先生士禎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授揚州府推官治通海寇獄保全良善甚眾募輸欵案積通雪高郵居烈婦之冤號為神君在任五年完大獄八十餘案行取擢禮部主事洊升戶部郎中聖祖留意古學特召賦詩改授翰林院侍講直南書房詔徵其詩錄進三百篇謂之御覽集歷官至刑部尚書治獄寬平為政持大體清不戾俗和而有執一時重其清德坐讞獄失出罷歸尋以上眷念在籍舊臣復其職康熙五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八卒後五十餘年高宗特詔以先生續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派較正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獎以為稽古者勸賜諡文簡先生之詩為一代正宗博學多聞著述百歸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三

雅正幹濟風節眾望所崇長成均時疏請定文廟祀典從祀先儒整飭教條杜絕請託所獎拔多正士典試所得士如楊文定名時陳勤恪鵬年黃侍郎叔琳惠研溪周惕皆為名臣名儒當開鴻博特科先生言於魏果敏象樞曰公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某者乃可應詔人知湯文正之薦由魏公不知自先生發之也所著帶經堂集九十六卷其他池北偶談居易錄古懽錄香祖筆記分甘餘話漁洋詩話蜀道驛程記皇華紀聞隴蜀餘聞秦蜀驛程後記粵行三志浯溪考北征日記感舊集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唐詩十選諸書凡百

餘卷

參宋學撰墓志 王拱辰撰神道碑 先正事略

湯先生賦

別為潛庵學案

馬先生驢

別見亭林學案

毛先生奇齡 別為西河學案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終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愚山

十四

寧都三魏學案

易堂諸子與程山髻山相爲應和皆明遺民也而易堂聲

氣特盛三魏競爽叔子爲之魁氣節文章志在經世視謝

宋諸人之潛修稍殊焉述寧都三魏學案

魏先生際瑞

魏際瑞原名祥字善伯一字伯子寧都人明諸生父兆鳳以孝聞家饒於財急人之難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曰徵君先生性敏善強記於兵刑禮律法皆窮析原委遇難事剖決如流與叔弟禧季弟禮並有時名號三魏客潮鎮劉伯祿幕清初大兵入粵圍潮久不下欲屠之伯祿用先生言爲民請命得免後范忠貞承謨巡撫浙江禮爲上客獨荒賑餓諸善政多得其力康熙丁巳吳三桂部將韓大任踞贛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善伯來不信先生方客總鎮哲爾肯所遂遣往慨然曰鄉邦之禍烈矣拌此身以圖之甫入營官軍遽從東路急攻大任疑賣已被拘留既而大任改降閩先生遂遇害著有文集十卷雜俎五卷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寧都三魏

文集

參先正事
卷雜俎五卷
文集

答友人書

承長書見示森然如河漢而無極也又承命瑞罔復不敢不竭其愚以對所云極重大者克已做人一事竊謂此事人人言之而無一當者則以其情尙僞其事尙虛其志尙言又莫患于其言太精不顧其樸其論太篤反失中庸夫巧匠能施彫繪之美

者爲有樸也聖人能盡聖神工化之極者爲有庸也苟不務近而先謀諸遠不能粗而欲致其精是未步者學趨未能言動而思歌舞也所云向日志氣在文辭一路正恐詩參李杜文擬韓歐又豈得爲豪傑之士竊謂斯言當矣雖然文所以不如行者文虛而行實也使不致其實徒棄其文則不如執一藝以成名者猶得繫其身心不至如游民罷士之媮惰而一無所就又況韓歐李杜其詩文各有原本非苟然爲文章者哉所云凡事無不刻苦而能自成立者竊謂大而聖賢小而工技誠不出乎斯道然所以刻苦者在行不在言在誠不在僞在實不在虛萬分之似不如一分之真騏驥一日馳而千里息不如駑馬終歲駕言之至精不如行之至粗許之一斛不如與之一斗者矣所云此事易入僞妄并有始而鮮終竊謂誠至而僞散猶日出而雪消也吾僞吾妄吾無不知知僞妄而僞妄者非易入也故出也將凡事非此無以飾觀美焉有始鮮終終宜策也始且無矣終于何附所云師友之資斷不可少惟難同方術者其人竊謂師友之資譬諸藥食吾有善美食助而養之有惡良藥攻而去之然則藥與食者非能徇吾之滋味而合其嗜好也燕昭能以郭隗爲馬骨田單能以老卒爲神師雖非其人而卒收其效而必謂同其方術于是乎教玉人以琢玉教疾醫以爲醫瑕日以多病日以長勢所必至所云不知人之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竊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人倫而已事無細而不巨行無終而不始蜂棘之刺不能任何言乎白刃宴飲之約不能踐何言乎久要單食豆羹不能捐何言乎千金一擲故爲人子者富則甘旨貧則菽水不必俟

清儒學案卷二十一 寧都三魏

二

天下萬方之養也行則追隨坐則侍立不必希嚴父配天之文
也有善則喜有過則憂不必冀顯親揚名也小過則幾諫大過
則號泣不必舉底豫允若也而今之高談尊養者肥甘先于妻
子以爲後將萬方天下養其親觥忤形諸辭色以爲後將亨帝
配天敬其父所謂舍爾求遠舍易求難徒取飾于言語以欺夫
盲瞽之士而識者笑而譏之仁人君子等諸穿窬奸宄之徒而
誅之無恕論豈非僞不可售虛不可恃耶所云凡人之病患不
能知真知則病自去不待費力驅除須知知衣之必能煖人食
之必能飽人鳥喙之必能殺人竊謂人之大病在不能行不知
不行猶望其知知而不行無復可望聖人所謂說而不釋從而
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夫今人非不知好色之必死好之愈力非
不知食食之必病食之愈多非不知昧心取財之必悖出而贖

貨無厭非不知舞文弄法之必犯刑而爲奸滋甚凡此者非不
知也不能用力驅除而溺于所好也故知法而犯者刑必倍諱
疾忌醫者身必亡所云藉于師友非以彼此夾持爲存誠居敬
之地又不在教爲端襟危坐以收放心竊謂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聖人所以教人者要不出此放心不收是猶家
無主人誠敬不存必僞必肆既無主人又肆且僞雖奸非盜賊
何不可爲是以古人必正襟危坐者一以存其誠敬一以厲其
精神譬如懸梁錐却使怠惰之氣不設于身又如官府鐵面下
臨吏民在下者生微惕之心在上者不敢有戲論之色瑞氣疏
習蕩不樂拘簡然見端人莊士則必敬而畏之不敢以爲迂者
蓋誠有見于此也所云最苦無復黨侶偶負此志益爲子立儻
與人言惟有哄然而笑竊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事非

必我盡知之而人皆不知也吾以爲人皆不知則自以爲是而
妄者有矣自以爲能而盈者有矣且自以爲得而欺世罔人者
有矣吾恐人笑吾言之不忤不慮其以我爲異也又承以此冀
瑞肯爲觀摩與有成竊以瑞之碌碌此事尙未夢見然人肯自
治何非它山之石不必問其人之肯與不肯但在我之資與不
資又云士誠有志成立必非不出閭井可以倖致猶當作計遠
游冀得明師又云近日習氣稍能勉爲變遷瑞竊幸矣幸矣雖
然不敢信也今或地無方里之遐人無齒牙之齟者其學其識
縱不足以爲師而亦未嘗不可爲友而足下足不出閭房聲氣
不通尺素離羣索居甘自子立然則雖成遠游吾恐四方明師
良友不可得也來書有云前月忽有所感自是極重大事欲因
謝客得過商之瑞竊以爲既極重大矣咫尺之閒乃須因事相
過而卒未嘗過然則非重大者且如之何此瑞所以不敢信其
有遠游之志不敢信其能勉爲變遷不敢信其所謂克吉成立
師資做人之語一若徒取言之可聽而矜重以相示也夫人欲
信友必先自信欲得自信必毋自欺而今之爲學者其得意在
文章反謂文章爲小技其得手在僞妄乃謂僞妄爲匪人喜肆
情而畏拘束則謂嚴謹者爲迂好將順而惡切磋則謂直諫者
爲異已又或憚于改過而以補袪爲細事恥於下人而以近交
爲不足也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口者騰口說也申公曰爲
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語當不倫惟恕諒之

與甘健齋

十一月十一日有信附湯使來想不浮沈日月又既四旬所造
當復有進境也嘗論程山諸公本立功深皆我師範黃維祺暨

健齊又能見諸行事有用之學非虛談性命者可比而愚則以爲維緝見義必爲聖賢中之豪傑吾黨所宜萬分愛惜莫邪干將用以屠割龍虎是爲適宜苟斫鐵斬石非折則缺以割狗彘遂失威靈夫聖人之道不在位則不謀君子藏器待時而動易稱儉德辟難語云危行言孫孟子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苟徒惑見義無勇之言執志士不忘之說則俊廚顧及覆轍在前從井救人孔子所戒況維緝上有老母外有尊師聶政不敢以身許人子在回何敢死斯何時哉可以戒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暴虎馮河吾不與也夫惟道德理義之人能不屈于時勢然正惟道德理義之人而后可與語時語勢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又曰善强者能弱善勝者能敗敗所以全勝而弱所以保強也道有所不行勢有所不迫財有所不給時有所未至則君子蠅屈焉微服過宋陳蔡要盟豈聖人所欲哉仇莫大于弑逆孔子未嘗伐季氏而討陳恆禮莫重于親喪原壤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瑞亦未悉諸君子之何者宜行宜止而言其大概冀臨事之際將有所戒懼而審處之者此确齋擬叔和公之所欲言以瑞躁動妄行常犯大難故使親切言之足當殷監其或言之不倫則健齋又宜有以教我

答葉尹如

九月初十日于松陽得來教竊謂足下貴胄英年斷然畢志于聖賢之學此古人所不易觀也瑞有數友嚮年結屋翠微名曰易堂日究精義致用安身之道故瑞亦稍竊聞其說大抵易之變化全著于象宋儒徒據乎理似僅一說夫既名曰易則貴變通變通之本原自不易殊塗百慮正變通之驗也語曰識得一

萬事畢愚云萬事畢乃識得一夫不畢萬事何由識其爲一故人之爲學者必于日用事物求其妥當如欲穫稻不求諸稻但爲耕鋤灌溉稻必穫矣如欲成井不求諸井但爲去土掘石井必成矣聖人言仁必言其事如答顏淵仲弓樊遲司馬牛皆非空言仁體教人體認太極蓋事當乎理即謂之仁聖賢學術原欲施諸行事非但爲正襟危坐而設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宋儒輒議韓范徒有經濟惜未知道夫韓范功業與蕭曹房杜似有分別但口中未言正心誠意而已總之持己者宜密以嚴處事待人宜寬以恕若迂執一法譬如方輪不可轉動不但舉一廢百并其一而廢之太極日日在前何足貴乎作事如王文成處物如大程周子然後可謂眞道學也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語最爲有味夫謂之平淡則非高自矜持謂之乃造則非遽然可至故必閱盡世情乃見道情道情卽世情之恰好者耳來翰所云一致而反百慮之爲難今且料理百慮可也大抵事不可迂情不可不近故孔子曰能近取譬又曰忠恕違道不遠吾黨爲學因其易者勉其難者事貴閱歷理必躬行而已至於諸儒格物主敬存誠致良知各持一說要不過自其一己得力者言之我正不必執一教門以啟爭辯此瑞所聞于朋友之說敬陳左右以備採擇若瑞則于此中尙未夢見不敢碩言自口以取大賢之鄙笑也朋友不可無瑞二十年來親受其益故實見爲一日不可少之良藥美食惟足下留意焉

再答葉尹如書

伏讀來書云象之爲言乃天地萬物之實體此確論也夫象乃至虛須臾忽變然成此須臾之象者必有其所以然是故所性

根于心則生色見于面人事悖于下則天道變于上觀其所變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謂易象之難明者若坤爲牛又爲馬乾本爲馬又取震龍豈乾與震合乎夫震得乾一索是爲長男則有乾者莫如震故乾健而震動震得最初之生氣在東方而爲木龍木也陽精而潛于陰故震一陽在二陰之下古人謂梭杵之能化龍以木屬耳乾之六爻曰六龍則乾亦龍也而乾不曰爲龍者以震所專乾與震合斯理爲不易矣若夫坤之爲牛是坤順之本體而坤德爲地主于載物馬者載物者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則坤之爲牛正言其體坤之爲馬兼言其用而謂之牝馬則與乾有異也夫曰乾爲馬矣而又曰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駿馬坤爲牛矣而又曰爲子母牛是以牛馬爲象者亦非定指一端而震坎亦有其于

馬也爲善鳴爲美脊之類則是自乾坤大概言之則爲馬爲牛自其至賾而言則非馬牛之一象爲可盡也今夫山川之氣結而爲雲其降也則爲雨而凝之也則爲雪是三物者有異矣故曰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象之所以爲妙也通易三百八十有四爻其象各有所適而莫不各有所主又互有所錯而莫不各有所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至所論大學親民之說不過新之譌親而本傳釋以日新作新維新者其文甚明不足辨也凡諸臆說皆祈有以教之

億言

詩之有韻猶易之有象也詩無韻則情不彰易無象則理不著而易亦有韻者易之情也易與詩有相通之道焉故其情相應而聲亦相感故曰易者感應而已矣詩者亦感應而已矣易與

詩蓋員而不方者也韻與象亦員而不方者也員而不方故其感之也無定情而其應之也亦無定體無定者至定者也鑑懸于虛凡物得之以爲象者其體定也

雜說

季成子問於魏子曰君子亦務博乎魏子曰君子務達不務博農非無穀也而粉餌養飧不能施其劑屠非無肉也而脯醢羞膳不能致其調穀與肉者所以適口也君子之博學所以適用也博而不達不可適於用肉穀而無調劑不可適於口是以君子不務博也曰然則務博者亦有害乎曰君子之博也能得其意而操其至約以善其用故愈博而愈精小人騖博而矜其智小者堅怪僻之學其大足以文過濟惡而遂非是以小人之博之害無窮也

於是或有問於魏子曰敢問子之所謂簡者何謂也曰不煩也要也明也易也決也擇也略也不多於此事之外故不煩約而精之於此事之中故曰要也無歧說臆見以淆亂之故明直如是而已故易明而易無留滯矣故曰決也有百事焉治其一二其餘者無足治也故曰擇有一事焉得其意而足矣事之爲形迹者無足拘也故曰略也敢問簡亦有本者乎魏子曰本之以平恕而行之以安靜平恕則絜矩而易得其情安靜故端詳而暇豫識大體故中節急當務故寡而不遺故曰簡者撝也能撝制其煩苛紛躁之情而不使意見之妄乘於事會也天下之事庸常而已矣庸人不安其庸而思以相勝則詭異偏頗適以自亂亂則又從而紛更之故一事之中千百雜出欲已而不能已也不準於古人之法以求人之情而任己情以創今之法是以

事日多而愈不可治如蘇威王安石之徒足以爲戒也

魏先生禧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號勺庭又號裕齋生貢異稟年十一爲諸生崇禎甲申遭國難哭臨縣廷憤咤不願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棄諸生服隱居教授以世亂移家翠微峯距寧都四十里因地險爲守望後寧都被寇翠微獨完士友稍稍依之彭躬庵士望林確齋時益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翠微又有李咸齋騰蛟邱邦士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藜燦與先生昆弟三人皆敦古誼相與講學世所稱易堂九子也時南豐謝文潯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髻山弟子著錄者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易堂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爲之領袖云先生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

清儒案卷二十二 宣和三期

九

其爲文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淋漓年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至吳越多交奇士遺民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被徵以疾辭有司敦迫就道昇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昇至門案被蒙頭臥稱病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著有左傳經世日錄又文集二十二卷

參先正事
略文集

左傳經世自序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于史禱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于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

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蒸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同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干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弼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磻誅吁厚范宣子禦樂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文集

正統論上

古今正統之論紛紜而不決其說之近是者有三歐陽修蘇軾

清儒案卷二十二 宣和三期

十